

梅毅

(赫连勃勃大王) 著

帝国真史系列

帝国

乾元

元朝真史

DIGUO QIANYUAN
YUANCHAO ZHENSHI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帝国真史系列

帝国 乾元

梅毅
(赫连勃勃大王) 著

元朝真史

DIGUO QIANYUAN
YUANCHAO ZHENSHI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国乾元:元朝真史 / 梅毅著. -- 深圳:海天出版社, 2012.3

(梅毅帝国真史系列)

ISBN 978-7-5507-0367-4

I. ①帝… II. ①梅… III. ①中国历史—宋代—通俗读物②中国历史—辽金时代—通俗读物 IV. ①K2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26234号

帝国乾元 元朝真史

DIGUO QIANYUAN YUANCHAO ZHENSHI

出品人 尹昌龙

总策划 毛世屏

责任编辑 毛世屏

薛惠文

装帧设计 成就

责任技编 蔡梅琴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网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93 (批发) 0755-83460397 (邮购)

排版设计 深圳市斯迈德设计企划有限公司

印刷 深圳市美嘉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4.25

字数 270千

版次 2012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3月第1次

印数 30000册

定价 26.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让历史照亮未来

根据我多年金融工作的实践体会，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相对于漫长的历史而言，肯定都是非常短暂的，每个独立个体，肯定不能摆脱个体所处的时间、空间那个特殊的位置。所以，每个相对独立的个人，只能从“他”本身这个相对移动的“点”上，去观察过去的历史。其结果呢，就是个人所观察、所书写的历史，也应该是当下时代的那个独特“自我”在某个特殊“那一刻”的思想灼见。

由此，当我看到梅毅（赫连勃勃大王）这八本“帝国真史”断代史系列的时候，符契相合，感到由衷的欣喜。我和梅毅2001年就相识，当时晤谈甚欢，相交忘年。我记得，当时我和这位行业内的年轻人所讲述的，多围绕深交所和上交所成立过程中的许多细节。当时我所知道的梅毅，还只是深圳证券交易所国际部的青年才俊，我们所谈所讲，也还都是关涉中国金融市场、证券市场有关的人和事。

岁月荏苒，今天我忽然发现，在我们证券监管单位，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现在的梅毅，竟然打着一面“赫连勃勃大王”的大旗，成为声名显赫的历史学者，而且风起云涌，成为“中国互联网历史写作先行者”。几年不见，他不仅写出了几百万字的中国历史作品，可谓“著作等身”，而且坊内畅销，洛阳纸贵。从去年开始，他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讲《鲜为人知的杨家将》《隋唐英雄志》，似乎看上去完全脱离了证券本业。好奇之余，我更多感到的还是欣喜。

有时候，我也会翻看一些时下流行的历史“畅销书”。我发现，现在的坊间不少历史读物，从装帧和文本看上去似乎“有趣”，但内容却往往失于简单粗鄙，搞笑打油。如此历史写作，显然太过于轻率和不负责任。我总是觉得：历史，毕竟要和“高尚”“正义”“崇高”这些字眼联系起来，应该和真、善、美的艰难悲壮和浩然之气联系起来。所以，历史写作者不能只为了追求大众的“轻松阅读”而满纸调侃。这是因为，我们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充满了血泪和痛苦，充满了仁人志士的碧血，而市面上许多看上去很“好玩”的历史写作，不仅不能导引我们正确阅读历史，而且会让年轻一代误读历史，使得本来能够提升心性意志的历史阅读，最终沦为鸡毛蒜皮的翻书消遣。

幸好，作为我们金融同行的梅毅，这位网络中鼎鼎大名的“赫连勃勃大王”，他的历史写作让我们眼前一亮。因为他所写的历史书籍有着磅

磅礴大气的文字，汪洋恣肆，才情洋溢。在梅毅的文本中，没有浮光掠影的文字轻薄，更没有为了讨好低俗读者的打情骂俏，字里行间充溢着民族感情，充溢着天地正气。

跬步之积，竟成千里！梅毅进入深圳证券交易所已经十九年了，可谓是我们中国证券监管系统的一名“老兵”，但他依旧春秋正盛，年富力强。我衷心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梅毅这位资本市场的亲历者，能在巨笔弘宣中国大历史的同时，也能以一个“史官”的耐心和细心，写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的喜怒哀乐，为我们改革开放后的金融市场树碑立传！

是为序。

刘鸿儒 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

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

——梅毅（赫连勃勃大王）的中国历史解读

我在2000年就认识梅毅，当时老作家李国文做召集人，邀请几位作家宴聚，大家一起畅谈文学写作。我记得当时还有雷达、梁晓声、肖复兴、李敬泽等人。李老和我说，他认识一个在金融部门工作的深圳年轻人叫梅毅，小说写得不错，当天也会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梅毅，这个名字我见过，大约是1995年，当时《中篇小说选刊》登过一篇《赫尔辛基的逃亡》就是梅毅写的。他把南方年轻人生活状况描写得淋漓尽致，我读后印象深刻。后来，《作品与争鸣》也选登过他的《跳》《纯真年代》等中篇小说，让我更加感觉“过瘾”。深圳，在一般人眼里看来那么“物质”的南方城市，确确实实还有素质很高、潜力很大的青年作家存在着。当天见面后，我很惊异于梅毅的年轻，又得知他在深圳一直从事金融和证券工作，更感到高兴和欣慰。在作协工作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强调作家要深入生活，一直建议作品要“吸地气”，而梅毅这样的青年作家，本来就一直在火热的生活中体味人生。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自然真味淋漓，有血有肉。不过在当时，梅毅还不是网络上赫赫有名的“赫连勃勃大王”，而是一个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工作的文学青年。

从2003年开始，梅毅就从网络中异军突起，在作家中独辟蹊径，以“赫连勃勃大王”的ID行走江湖，有“中国互联网历史写作先行者”的荣称。2004年出版的“赫连勃勃大王”《华丽血时代》一书，是一部描写两晋南北朝的书，是近几年国内历史普及类图书中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因为在当时，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还没有推出易中天、于丹，全民读史热潮还正在酝酿中，而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应时而出，正充当着“手把红旗旗不湿”的潮头引潮人的角色！

几年过去，梅毅竟然能够写出几百万字的历史作品，他一边在汗牛充栋的中国历史海洋中畅游酣畅，一边猛读猛写，真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这位金融业的才俊，能有如此毅力如此才干，不得不让人钦佩。

言及历史，我们脑海中肯定会浮现许许多多问题：“历史本身有其发展的客观规律吗？历史过程难道只能归结为个别的、特殊的历史事件的集合吗？历史仅仅是人类精神的运动、发展的过程吗？有可能存在真正如实表现往昔历史的历史书作吗？我们当代人只能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我们自以为是的简单解释吗……”

细读梅毅“帝国真史系列”，在享受他汪洋恣肆文风之余，在沉浸在他以精密史料编织的引人入胜的故事之余，我相信，一切都会有答案！让人有些怅然的是，我们民族延亘了数十个世纪的道德感和价值观，在往昔历史记述中并没有鲜明体现，而且多数成为过时的、几近枯萎的陈旧纸页。在喧嚣的批判或者夸大歪曲的声浪中，它们中不少片段被孟浪解析和刻意误读连根拔起，胡乱地抛撒到低俗而又虚拟的互联网、荧屏的“土壤”之中。我深信，我们中国年轻一代正确的历史观，不可能在“穿越”中实现。

梅毅“帝国真史系列”的出现，让我们中国作家这个群体都会感到欣喜：因为，梅毅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作家自我扩展的无限可能性，认识到，作家书写历史，其实是自司马迁以来的传统！而作家梅毅所撰写的历史著作，无论从文笔还是史实，都可以称之为“好的”。一部“好的”历史书与“坏的”历史书的区别，就在于好的历史学者能够运用他自己独特的判断力去解析历史。

在梅毅笔下，历史不仅仅是人类生活的延续，不仅仅是编年事件的简单结集，也是不同族群思想意识的延续，更是历史深壑中那些独特个体视角的投射。在他卓尔不群的、文学性和史学性皆重的历史叙述中，我们能够发现历史学最基本的属性，也就是历史的“当代性”。更难能可贵的是，自2010年开始，《梅毅话英雄》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中，这使得中国作家表现自己的舞台更加广阔。不仅是我，包括中国作家协会铁凝主席，都对梅毅这个在深圳的独特作家不断自我突破感到由衷高兴。我们也真诚希望，《梅毅话英雄》能够在中央电视台这样的更大舞台不断推出，在某种程度上，梅毅的作品能以中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激扬起我们读者心目中那些涵纳数千年辉煌往事的情感，最终必定使得我们伟大民族复兴的号角更加嘹亮，能够让我们伟大民族的历史光辉，映彻我们祖国灿烂的未来！

是为序。

高洪波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非专业”的专业历史学家

梅毅（赫连勃勃大王）是近几年飞速成长起来的历史作家。其成就之大，令我等专业历史学者也瞠目结舌。他本职金融，写作全在业余时间。每经一天劳累，便沉浸在浩瀚的史书堆里，钩稽爬梳，探秘索隐。久而久之，集腋成裘，悟性得道，便敲击键盘，一字一字地打出他对历史的理解和对朝代更迭、人亡政息的喟叹，于是，自2003年起，他的历史著作在网络中频现。

梅毅以“赫连勃勃大王”的ID行走网络，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和出版商，一时间洛阳纸贵，争相出版纸质文本，不几年就成为令人瞩目的大众历史作家。从2004年到现在，七八年间，他埋头创作，在内地、港台地区出书数十种，总字数超过500万字，确实算得上是高产作家。一个年轻人，有此成绩，值得赞许。他的成功，当然与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大时代有关。梅毅赶上了好时代，他是幸运的。但是，再好的时代，若不勤奋努力，也难以脱颖而出。天道酬勤！时代，总是拥抱那些勤奋者；成功的大门，专为不懈追求的人敞开着。梅毅的历史写作经历，印证了这个人们所熟知却往往被人们忽视的真理。

梅毅本来是个很有写作才气的小说家，让他声名鹊起的，还是他的“中华大历史散文”的写作。最受世人瞩目的，是他挥洒自若的大历史断代史作品，起始于两晋南北朝，中经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包括南明小朝廷），下至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几乎代代赓续，组合成一个“帝国真史系列”。梅毅的历史文集，如果埋首细观，大众读者都可以清晰地体察出兴亡继绝、人事代谢的历史脉络。

在近代中国，写历史演义最出名的，是浙人蔡东藩先生。蔡先生幼而笃学，精于治史。他于1916年起陆续出版断代历史演义，虽难称洛阳纸贵，但可说名噪一时。1945年蔡先生驾鹤西游之后，时至今日，久不见国内有人能有此撰写通史的壮举，不免令人惆怅。现在，我欣喜地发现，在我们史学界，出了个梅毅，而且他是非常专业的“非专业”历史学者，这位英美文学专业出身的作家，从1992年就投身深圳金融界，用八部（另两部待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断代史，前后赓续地组成一套中国历史大系。如此，使我惊讶之外，感佩良多。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梅毅称得上是能接续蔡东藩先生而在非历史专业学界涌现出来的一个写史奇才。

他与蔡东藩先生的历史演义以事件史为结构主线的写作方法不同，

梅毅的断代史，每一部都以人物的活动为线索，能够全方位展示历史的纵深发展。两种不同的结构体和写法，可谓各有千秋。前者，史的物质明显；后者，文学性、可读性更强。梅毅，他能够给笔下的历史人物赋予鲜活的个性，进而呈现出人性的复杂多变，从而使历史事件的进程跌宕起伏和充满激情，这样一来，历史也就变得好看起来……

梅毅的历史著作，游走于文学与历史之间，既摆脱了以事件史描述为主体的历史著作那种沉闷枯燥的格调，又不同于小说家的虚构与臆造，与散文家抒发情感的恣肆与叹喟有别。他的书，史料扎实，旁征博引，有学者深沉的气度，有作家恣肆的文笔，加之年轻人特有的敏锐，使得他诠释史实的视角卓尔不群，富有独识灼见。

历史，本来就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往事。人是历史的主体。司马迁的《史记》就是因为写活了人而传之不朽。从班固的《汉书》开始，一部部所谓“正史”，都缺少了对历史人物的人文关注。后来的历史著作，尤其出现了“非人化”的倾向，变得呆板沉闷。于是，充满人性、生动活泼的历史，也就与现实的受众渐行渐远。而梅毅的断代史所组合的历史大系，以历史人物大起大落的开合描写，承载史事的开张演化，以作者的激情赋予历史的生命，让人拍案称绝。

要写活历史，除了扎实的史学功底和睿智的识见外，生动的文笔当不可少。我详读了梅毅的八本“帝国真史系列”，感到梅毅的文笔确实生动，具有亦庄亦谐的感人魅力。他的一系列历史纪实体作品，似乎有着共同的写作风格。他力图继承太史公开创的历史文学的余绪和评判史事的精神，努力效法历史演义家的结构布局和善于演绎的流风，倾心于散文、小说家捕捉细节、铺叙感受的技巧，试图融汇于一炉。

梅毅，这位“赫连勃勃大王”，无论从他所学和从事的工作角度看，还是从他现在所处“最物质的城市”深圳看，他的存在都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他是我们这个时代耐人寻味的第五代文化现象，是个不可多得的瑰宝奇才！我们历史专业的人，没有梅毅的文采；而专业作家，又没有梅毅的史学功底！国内能有汪洋恣肆文风和扎实历史耙梳功底的，非梅毅莫属！

更可喜的是，梅毅从2010年开始，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精彩亮相。他以儒雅俊秀的形象，音声朗朗的口才，开始在荧屏讲演《梅毅话英雄》，赢得无数观众的痴迷。他在荧屏如此倜傥风流的讲述，在中央电视台如此大的平台宣扬中国古代历史英雄人物，既可以激励民族自豪感，也肯定能提升中华民族的阳刚之气。为此，我这个老历史学者，要为梅毅热烈鼓掌！

目录

导读：壮丽的废墟 / 1

南朝千古伤心事 每思豪杰泪满襟 不朽的文天祥 / 6

临安城上竖降旗 南宋都城的陷落 / 7

百死愁绝终不悔 文天祥的坚持 / 10

丹心不改天地悲 文天祥的最后努力 / 12

天涯海角不悔身 悲壮的厓山之役 / 14

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的最后岁月 / 19

泥足的巨人 忽必烈的“政治遗产” / 26

经济危机下的惶惶帝国 敛财三贼臣阿合马、卢世荣、桑哥 / 29

从沙漠到大海 元朝的越海攻击 / 42

西南森林的泥沼 安南战场的狼狈 / 49

元朝帝王的“精神生活” 佞佛滥施 / 54

虚幻的“大一统” 忽必烈死亡时的政治现实 / 60

或者活着死去 蒙元帝国汉族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 / 62

从天堂到地狱的幻灭 元代的民族界限与知识分子境遇 / 63

宁可枝头抱香死 何曾吹落北风中 谢枋得 / 67

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 赵孟頫 / 70

歧路茫茫空望眼 兴亡滚滚入愁肠 汪元量 / 76

举世无人识，终年独自行 郑思肖 / 77

百炼难柔铁石肠 甘为鹰犬的蒙元初期汉人张弘范、史天泽、郝经 / 80

死而后已的灭宋鹰犬 张弘范 / 80

急流勇退的“郭子仪” 史天泽 / 84

被遗忘的“苏武” 郝经 / 87

挣开人性的枷锁 《窦娥冤》的背后 / 90

文学史上的“孙志刚” 关汉卿 / 90

不朽的名剧 《窦娥冤》 / 95

“八百媳妇”的密林 元成宗“守成”时代的蹉跎 / 100

并不顺利的继位 元成宗之立 / 100

“八百媳妇” 南方又一个陷阱 / 103

海都之死 西北诸王的最后“归顺” / 104

兄弟弟及 后患无极 元武宗与元仁宗兄弟 / 107

武宗未必“武” 海山时代的瞎折腾 / 107

仁宗不尽“仁” 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时期的政治得失 / 115

附：元代大科学家郭守敬 / 119

生如夏花 汉化帝王的悲剧 / 122

少年帝王少年臣 元英宗、拜住的政治改革 / 122

天上掉下来一顶大皇冠 元英宗的被弑与泰定帝的登基 / 125

帝位至尊手足相残 元文宗、元明宗兄弟的“礼让” / 130

耀日干戈两京间 大都与上都之间的较量 / 130

骨肉至亲不相容 元明宗的“暴崩”与元文宗的“复位” / 133

绿睛“色目”亦能诗 贯云石、萨都刺、马祖常、迺贤 / 138

情深不寿贵公子 贯云石 / 138

浩歌笑舞真诗人 萨都刺 / 142

正直不阿大元官 马祖常 / 144

谈辩悬河突厥种 迺贤 / 145

“二把手”的下场 权臣燕帖木儿、伯颜、脱脱、哈麻生前身后事 / 148

热火烹油 权臣燕帖木儿家族的覆灭 / 149

重蹈覆辙 权臣伯颜的倒台 / 152

为善不终 权臣脱脱的贬死 / 158

自食其果 权臣哈麻的杖死 / 167

莫道书生空议论 头颅掷处血斑斑 杀身殉国的元末士人 / 169

大义殉国显赤诚 汉人樊执敬 / 170

忠魂俊骨堕深渊 秦不华与余阙 / 171

不为异朝太平臣 伯颜子中与王翰 / 173

歌尽桃花扇底风 元朝的覆灭 / 176

沉迷于古怪性爱和精细制作的皇帝 / 178

乱哄哄自己人杀自己人 / 181

惨兮兮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 194

“北元”的延绵余绪 / 198

黄泉无精舍今夜宿谁家 元帝国最后的诗人们 / 203

“铁笛道人”乃诗雄 杨维桢 / 204

乘肥衣轻半世豪 顾瑛 / 207

洁癖难避真浊世 倪瓒 / 210

不容回忆的时代 诗人的荒诞而又必然的死亡 / 212

导读：壮丽的废墟

当我们言及元朝，总是在眼前闪现出这样一个念头：那是个野蛮的、英雄的、摧毁的时代。其实，我们对元朝的这种印象多多少少是一种误解：成吉思汗的威名太过赫赫，蒙古西征的洪流太过汹涌，致使后人（包括东西方的许多学者）多把蒙古最初的扩张史看成了元帝国的全部精华所在。

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所有关于元朝的历史作品中，无论是教授学者的“正史”，还是影视编剧、半吊子历史学家的“戏说”，五分之四甚至更多的篇幅，皆是描绘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这一段时间的蒙元征服史。

所有的职业和“业余”作者们，如此不吝惜笔墨肆意描画征服者的历史，确实因为那些血与火的壮丽戏幕吸引住他们大多数人的目光。可悲的是，我们中国有些学者也被西方学者牵着鼻子走，认定元朝是一个“更大的世界性帝国”的附属部分。这种观点，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元史，并非是蒙古史。

元史，主体其实应该是从忽必烈开始到妥欢帖睦尔为结束的本土中国史。

忆往昔，蒙古帝国的触角伸得太辽阔太辽阔，以至于后人总是乐于眺望本土以外几大汗国的金碧辉煌，并津津乐道那些奇异的异域故事。

元朝在中国，时间段大致有以下三种算法：如果从蒙古灭金统一北中国的1231年算起，那么到元顺帝惶惶然逃出大都为止的1368年，总共有134年历史；如果依据忽必烈在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标志着元朝的开始，那么就有97年；如果从1276年宋恭帝出降、元军攻占临安为新王朝的揭幕，元朝则只有92年的历史。

无论怎样计算，可以基本圈定“蒙元在中国”这样的时期，约是一个世纪的时间。一个世纪，几代人，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中确实不算长。但这百年沧桑，对中国历史的日后走向所造成的巨大扭力，是以前任何一个朝代所不能比拟的！

元朝版图之广大，他们自己说了不算，有吹牛之嫌，但可以从明朝人的感叹中得到证明：“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

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

元成宗时代，当漠北诸王承认他为天下共主之时，元朝的理论疆域，包括中国、伊利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以及高丽、东南亚、海外诸岛等。如此，三千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大元旗帜迎风猎猎飘扬，真正是“舆图之广，历古所无”。中原大地、江南水乡、天山南北、波斯、藏北高原、俄罗斯、钦察草原、乃至两河流域，大元的驿马，在金光大道上可以没有障碍地撒欢驰骋。

中国历史，正是凭借元朝这个伟大的必不可缺的辉煌过渡时代，我们的版图才能经受后世不肖的继承者们一次又一次地“挥霍”。

大元的熔炉，把一个又一个曾经野蛮的民族，包括吐谷浑、党项、契丹、女真、沙陀、渤海，以及数不清的“西南夷”部落，统统融化掉，昔日显赫一时的民族皆成为了今天的“汉族”，虽然这并非出于统治者的初衷，但却极大促进了日后主体民族国家超强的稳定性和凝聚力。至于后世成为中华五大族群之一的“回族”，也是拜元朝所“赐”。正是元朝前所未有的超强吸附力，西藏高原、云南高原、蒙古高原，铸就了中国版图不可更改的政治地理防护墙。

如果暂时“忘却”蒙元东征西杀的残酷性、破坏力，那个时代所迸发出的勃勃不可抑止的创造力、扩张力、竞争力、进取力，确实太值得后人悠然神往。可惜的是，民族压迫这一致命的症结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元帝国的结局一定是个巨大的历史废墟。蒙古统治者没有抓住“汉化”的历史机遇，他们太多的精力，都浪费在消受和享乐以及防止如何被“同化”方面。草原虽然非常辽阔，却没有赋予“黄金家族”优秀而又辽阔的政治视野的基因。

不可否认的是，蒙古人在13世纪晚期带来的血与火，从某种意义上也荡涤了汉民族的颓靡苟全与委曲求全。残酷有时促人警醒，杀戮有时会让复仇的雄心苏醒。相比清朝，蒙古统治者本质上仍存有草原蓝天下那种质朴的野蛮和不加掩饰的爽朗，他们来得急，去得快，输得起，放得下。所以，在历史的丛林中，骄傲的蒙古雄狮是那样阳刚，白山黑水中大辫子的群狼阴柔却更具破坏力。

有一种悲怆值得人们原谅：当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陡然达至巅峰之后，无论前瞻还是后顾，都将是往下而行。时光流逝百年，蒙古刀剑仍旧那样锋利无比，只不过它们的新主人的手再也握不住这些沉重的利器了。以暴易暴的魔咒，再一次把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帝国送进历史的黑洞之中。

自蒙古旗帜从大都消失之后，几百年过去，出于政治原因，出于民族偏见，出于这样那样的“理由”，对于元朝，除过激的、以偏概全的“讴歌”以

外，无外乎就是更加矫枉过正地把它“一团漆黑”化。细加审视，百年之中大元所取得的成就，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郭守敬的《授时历》，能够看成是元朝科技的里程碑和总代表。它首先使用“截元法”和当时的新科技，同时，为了测算准确，元朝人前所未有地在极北南海广阔地域间设置了27个天文观测站，无论是仪器还是计算法，都领先世界几百年；数学家李冶提出“天元术”（立方程），朱世杰提出“四元术”（多元高次联立方程解法）；朱思本绘成《舆地图》，汪大渊有地理学专著《岛夷志略》；军事方面“成果”累累，集火药与弹道技术为一身的新型武器“火铳”定型于这个时期；农业科技相对得到发展，王桢的《农书》可谓是当时集大成者；棉纺技术得到普及，“黄道婆”就是那个时代这一行业鼎盛的“代名词”；交通系统尤为发达和先进，“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运河开凿、航海技术、制盐业、兵器业空前发展……可以想见，虽然号称“停滞”，但时代，一直在进步着。

文学艺术领域内，中国戏剧无论是创作质量还是思想内容，在元朝都臻至巅峰状态。而且，《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两部伟大的作品均创作于元末。社会底层人民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学”，火山爆发一样涌现在这个儒家文化备受摧残的年代。即使是元人最不“擅长”的诗歌形式，百年之间，也出现了四千多位诗人，存诗十三万首有多。唐代流传至今的诗作有五万首，诗人两千两百位。宋朝有诗二十七万首，诗人九千多位。但是，唐宋均有三百年左右的历史，相较之下，元诗从质到量丝毫不见逊色，况且它还有与汉赋、唐诗、宋词比肩的“元曲”峙立于历史长河间。特别是萨都刺、贯云石、余阙、迺贤这样的“色目”诗人，风格奇特，卓尔不群，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让人刮目相看的“异类”。

13世纪，蒙古的铁路声中，整个世界都在颤抖，西方人更是恶毒地诅咒这股强大的熔岩流为“黄祸”。其实，从长远的历史来看，蒙古西征最有利于后来西欧诸国的崛起，因为正是蒙古人给了当时的穆斯林以沉重打击，并让东罗马帝国借此苟延残喘了两百多年。特别是他们在今天俄罗斯地区的统治造成的“后遗症”，更间接地帮了西欧国家率先进步的“大忙”。

相较而言，北中国在蒙古崛起时受创最深，南中国由于忽必烈时代汉人儒士的劝告，受摧毁的程度和被屠杀的人都相对减低。许多学者疑惑不解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北宋、南宋文明那样发达，为何都相继败于野蛮、落后的女真和蒙古？这个答案很简单，因为当时的汉文明，从政治学意义上观察，它是一种衰败的文明。

原始蛮族，没有任何心理和政治负担，他们会不顾一切地为了抢劫和破坏

向这种“先进”而又衰弱的文明发动进攻。由于“先进”文明的统治内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等的复杂性和联动性，其力量反而四趋分散和消解，文明最终成为“拖累”。而旷日持久的备战和战争使“文明”的成本呈几何级数放大，社会负担越来越沉重，最终被简单而又野蛮的力量消灭掉。

可以想见，蒙古人乍起之时，如同那些攀越雪峰的勇敢者一样，他们尽其所能，使用全部的精力、气力和智力。所以，他们把每次进攻都当作是迈向万丈深渊前的一搏。面对这样的进攻者，又有哪个瞻前顾后、思虑多端的“文明者”能抵挡呢？

元朝的统治，是“戒备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的一种高难度艺术。但是，汉文明的“高级”，最终让蒙古上层贵族因为“技术”方面的无法企及和“借鉴”产生了“厌恶”，而这种“厌恶”又蜕化为愚昧的、盲目的、不知就里的“仇视”。他们既不能改造这种文明，又不能完全融入这种文明。

阿诺德·汤因比说过：“境外蛮族的全部文化产品都有心灵分裂的创伤。”这种“创伤”，在汉文明这样一个高级而又成熟的文明面前，使得统治者既无力使本民族产生更成熟的“集体主义”意识，又没有发展出更积极的“个人主义”精神。浑浑噩噩之中，大地的主人选择了酒精和美色的自暴自弃。所以，元朝作为一个由多种因素粘合而成的硕大无朋的“统一体”，才会形成刹那间轰然迸裂的局面。

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观察，对于北方大草原呼啸而来的蛮族来讲，经济方面最容易被吸收改造，政治居于其次，而一种内敛的、高级的文化，最难以吸收。

文化的解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精神方面的格格不入，其实是元帝国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当然，平心而论，这个巨人倒下的另外一个原因也不可忽视，就是它所处时代的“运气”太背——14世纪前五十年，天灾不断，水旱蝗灾无年不兴，元顺帝时代更是河患滔滔，继之引发饥荒、瘟疫、死亡，而后当然是无休止的暴乱。

耐人寻味的是，气候的周期性影响，对中国历史曾经造成过数次剧变：4世纪的西晋、12世纪的北宋以及17世纪的明朝，都曾经经历了气候地理学所造就的“黑色星期天”。这几个王朝，在灭亡的时候其内部远远没有达到它们必然灭亡的衰落状态。草原的沙漠化、干旱化和各种天灾把这些骑马的蛮族推向耕地，周期性的抢掠忽然变成了征服。无知、蛮力加上运气，马上民族会以连他们自己也惊愕的速度坐在中原帝王的宝座上。这一次，却是相反。“天命”如此，草原的“主人”们势必要退回草原。在大溃逃的过程中，经历了最初的惘

惑和不知所措之后，草原祖先们的记忆积淀和生存本能似乎又有部分重新回到这些马背民族的头脑中。宽广的大漠和无边的草原唤醒了他们沉睡的悟性，似乎在蜿蜒行进中和零散而又有秩序的游逛中使草原民族变得更加警省和团结。不幸中的万幸，这个民族未在改朝换代中灭绝，他们以退为进，走向“长生天”的保护圈，耐心等待着下一个轮回。

往事如风。赫赫元帝国，既不是流星，也不是昙花，更不是遗憾。可叹的是，只要是言及大元，人们总是联想那地跨三大洲的庞然巨物，追思它短暂、辉煌而又近乎“理论性”版图的骄傲，却忽略了一千多万平方公里范围的本土中国区域百年间曾经发生过那样多的故事，有过那样令人目眩神迷的血肉人生：不可一世的元世祖在西南热带丛林和日本海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折；八思巴和尚对帝国政治影响之深达到宗教和文字的深度；五百个美女的“主人”阿合马敛财招恨最终尸体喂狗；赵孟与谢枋得这两个宋朝遗臣截然相反的人生选择；甘充蒙古鹰犬的中国北方汉人在夹缝中艰难生存的隐情；元成宗“天下共主”的瞬间荣光与“八百媳妇”丛林中遭受的羞辱；元武宗、元仁宗兄弟之间北族模式的帝位传授弊病留遗后世；“南坡之变”中元英宗这一年轻帝王汉化改革未成而导致身死臣亡的悲剧；色目诗人萨都刺的“时代诗史”所展现的崭新诗风和震撼；权臣燕帖木儿、伯颜、脱脱、哈麻生前的不可一世和死后的凄凉寂寞；元顺帝对“大喜乐”房中术的迷狂和高丽母子对帝位的觊觎；元朝北方军阀们在关内只争“闲气”而你死我活的无意义内耗；辉煌大都城在明军潮水攻势下无可奈何的崩溃；以及，新旧帝国破坏性的更迭中，那些文学史上失踪的诗人背影……

惊回首，环宇罡风一百年。元帝国虽然变成了巨大的废墟，但后来者能够更容易地在硝烟散后继承巨大的版图、辽阔的疆域、多变的统治术等等珍贵的政治遗产。在那个看似野蛮的时代里，火药、印刷术、造纸术、指南针还有其他富含革命性的文明之花，以前所未有的迅疾速度向西方扩散开去。

在人们对庞然帝国轰然坍塌后的陌生世界瞠目结舌之际，东西方文明和历史的新时代，已经悄悄来临。